

# “不 A 不 B”的构式义与语义的消极倾向

## ——基于认知与语用的分析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提 要** “不 A 不 B”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词汇组合意义,一种是构式义,我们通常关注其词汇组合义,而忽视其构式义。当 AB 都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不 A 不 B”呈现强消极义色彩;当 AB 只有一方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不 A 不 B”呈现弱消极义;当 AB 都不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不 A 不 B”构式义和词汇组合义产生冲突,大部分时候,词汇组合义压制构式义,“不 A 不 B”呈现积极义,偶尔构式义会压制词汇组合义,“不 A 不 B”呈现消极义。

**关键词** 不 A 不 B 心理期待 礼貌原则 消极义 构式

对于“不 A 不 B”格式,前贤大多从结构分析或者语义分析角度进行研究,并对“不 A 不 B”的各种语用色彩意义进行描述。本文结合认知理论、语用规则和构式理论,对“不 A 不 B”消极义构式化过程进行分析。

### 1. “不 A 不 B”的不同语用色彩

在共时平面上,形式和意义并非一一对应,赵元任(1968)称之为“扭曲关系”。“不 A 不 B”结构表现尤为特别,同一种格式竟然有积极义、中性义、消极义三种截然不同的语用意义。请先看下列九例:

- (1)他不仁不义,不忠不孝。
- (2)这个老人不痴不聋的。
- (3)a. 健儿不呆不傻,最后还当上了师长。  
b. 你在那儿不呆不傻地愣着干啥?
- (4)他在欲望与现实间,不尴不尬。
- (5)他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
- (6)这个女孩不胖不瘦的。
- (7)a. 这时是中秋前后,天气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老舍《四世同堂》)  
b. 他对小欣总是不冷不热的,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c. 这个汤的味道不咸不淡,正好。  
d. 在一些有争议的事情上,徐颖总是站在她的对面,用一些或明或暗的话刺激她,背后还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冯骥才《爱之上》)
- (8)a. 发动机的声音不紧不慢,飞机行驶得非常平稳。(王蒙《青春万岁》)

b. 她走路来不紧不慢的,真是急死人。

(9)a. 你这身打扮不男不女的。

b. 这个十七岁少女不人不鬼的。

例(1)“仁”“义”“忠”“孝”都是类义形容词,具有褒义的感情色彩,被否定词“不”修饰后,整个词组的意思是“不仁义”“不忠孝”,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例(2)“痴”“聋”是类义形容词,具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被否定词“不”修饰后,整个词组的意思是“不痴聋”,具有积极的感情色彩。

例(3)(a)句,“呆”“傻”是形容词,两者是贬义同义词,在句中取本义,用否定词修饰后,语义翻转,具有褒义的感情色彩。(b)句“呆”“傻”在句子中还同样是贬义形容词,取本义,两者用否定词修饰后,词义竟然没有翻转,没有表示褒义的感情色彩,而依然是贬义色彩,表达了“又呆又傻”的意义,也就是说,否定词“不”的否定功能失效了。

例(4)“尴尬”是贬义词,被否定词“不”隔开成“尴”“尬”两个语素,整个词组语义并非是“不尴尬”的意思,而依旧是“尴尬”的意思。

例(5)“三”“四”是数量词,本身并没有感情色彩,被否定词“不”分别修饰后,整个词组具有强烈贬义的感情色彩,表示“不正派,不象样子”,“三”“四”数量词的表量含义消失。

例(6)“胖”“瘦”是形容词,两者是相对词,都具有相对消极的感情色彩,被否定词“不”修饰后,语义指向两个反义词之间的中间状态,表示“不胖也不瘦,身材正好”,具有相对积极的感情色彩。

例(7)(a)句“冷”“热”是形容词,两者是相对词,在句子中取本义,两者用否定词修饰后,语义表示为

两反义词的中间状态,具有相对积极的感情色彩。(b)句,“冷”“热”在句子中取喻义,形容人们的态度,两者用否定词修饰后,语义偏向“冷”,具有相对消极的感情色彩。我们把“不A不B”结构直接充当谓语,并补足具有强烈感情色彩评价性成分来判断“不A不B”的感情色彩:

- (10)a. 天气不冷不热的,很舒服。  
b. 天气不冷不热的,很不舒服。  
c. ?他总是不冷不热的,让人很开心。  
d. 他总是不冷不热的,让人不开心。

(c)句一般情况下让人感觉别扭,当然也不排除特殊语境下可以成立,比如:他对人越是不冷不热,小霞越是觉得他酷,越开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个特殊语境,“不冷不热”的语义还是偏向“冷”。

例(8)中,(a)句“紧”“慢”是形容词,两者是相对词,在句中取本义,被否定词“不”修饰后,语义指向两个反义词之间的中间状态,表示“速度正好”,具有相对积极的感情色彩。(b)句“紧”“慢”在句中也是取本义,被“不”修饰后,语义偏向“慢”,表示“很慢”,具有相对消极的感情色彩。我们可以让“不A不B”做谓语,后面补足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价性短语:

- (11)a. 她走路来不紧不慢,很安全。  
b. \*她走路来不紧不慢,不安全。  
c. 她走路来不紧不慢,让人着急。  
d. \*她走路来不紧不慢,不让人着急。

(b)(d)句让人听起来觉得别扭,充分证明了“不紧不慢”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偏向和感情色彩都是不同的。

例(9)中,(a)句“男”“女”都是区别词,它们彼此是反义词,“不男不女”具有绝对贬义的语用特征。(b)句“人”“鬼”是名词,它们并不是绝对反义词,但是在“不A不B”格式中,两者显然是绝对反义词,也具有绝对贬义的语用特征。我们可以让“不A不B”做句子谓语,并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价性短语“很难看”“很好看”分别补足这两个句子,以印证它们的绝对贬义:

- (12)a. 你这身打扮不男不女的,很难看。  
b. \*你这身打扮不男不女的,很好看。  
c. 这个十七岁少女不人不鬼的,很难看。  
d. \*这个十七岁少女不人不鬼的,很好看。

(b)句和(d)句由于“不A不B”格式的感情色彩和补足部分感情色彩产生矛盾而不成立。

从上面九组例子中,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1、为什么“不呆不傻”的否定意义会消失,变成“又呆又傻”的意思?

2、为什么“不尴不尬”不是“不尴尬”的意思,反而是“尴尬”的意思?

3、为什么“不紧不慢”语义偏向“慢”而不偏向“紧”?

4、为什么“不冷不热”通过隐喻修饰态度后,语义会偏向贬义的“冷(态度)”,而不是“热(态度)”?

5、为什么AB都是褒义的“不A不B”词组,如“不仁不义”,没有“又A又B”的意思?而AB都是贬义的“不A不B”词组,如“不呆不傻”,否定词意义会消失,变成“又A又B”。

6、区别词“男”“女”语义相反,本身并没有消极义和积极义的感情色彩,为什么“不男不女”会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7、数量词“三”“四”语义甚至并不相对,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消极义和积极义感情色彩,为什么“不三不四”会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8、人、鬼、神、兽本是多分的,语义也不相对,也没有任何消极义和积极义感情色彩,为什么“不人不鬼”会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总结上面问题,本文下面准备解决三组问题:

1、“不A不B”格式在什么条件下具有什么样的感情色彩?

2、“不A不B”是否具有消极构式义,其消极义构式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在其背后有什么样的认知机制和语用规则在起作用?

3、“不A不B”的消极构式义形成后,又是如何和汉语语法和词汇互相作用的?

## 2. AB是相对词

沈家煊(1999)把反义词区分为“相反词”和“相对词”,他认为“所谓‘相反’就是在一个概念域内,非A即B,非B即A,只有两头,没有中间,概念域因此不是一个连续体。例如在‘性别’这一概念域内,非男即女,非女即男。……所谓‘相对’就是在一个概念域内,由一端到另一端是渐变的,连续中有程度差别,两端之间有中间地带。例如在长度这个概念域内,‘长’‘短’是相对而言,程度有别。”

当AB是相对词,用在“不A不B”格式中时,语用色彩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有些相对词被用作本义,倾向于积极用法,比如:不胖不瘦、不软不硬、不厚不薄、不干不稀、不浓不淡、不长不短、不宽不窄等。

第二、有些相对词被用作本义,倾向于消极用法,比如: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方不圆。

第三、有些相对词用作本义,倾向于中性用法,

比如:不好不坏、不新不旧。

第四、有些相对词被用作本义,有时候倾向于积极用法,有时候倾向于消极用法。比如:不紧不慢、不早不晚,如例(8)。

第五、有些相对词用作本义倾向于积极用法,用作喻义则倾向于消极用法,比如:不冷不热、不大不小、不咸不淡、不左不右,如例(7)。

第六、当然还有些相对词用作本义,倾向于积极用法或者中性用法,有时候是消极用法,同时也可以用作喻义呈现消极用法,比如:不高不低等,又如:

13. a. 她个头不高不低,体型不胖不瘦,标准美女身材。

b. 她经常回忆起那个个头不高不低的老师来。

c. 裙子不长不短,领口开得不高不低,娃娃球迷失望。

d. 王处长收入不高不低,日子总是过得拮据。

例13中,(a)句相对词用本义,积极意义;(b)句相对词取本义,中性意义;(c)句相对词取本义,消极意义;(d)句相对词取喻义,消极意义。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为相对词AB,它们的语用色彩意义竟然并不相同。那么造成它们语用色彩意义不相同的原因何在?

### 3. 心理期待

沈家煊(1999)提出“词语固有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归根结底还是跟人的期望有关系。因为积极意义是人们通常所期望的,消极意义是通常所不期望的。”相对词AB在“不A不B”格式中语用色彩意义的不同反应了人们对相对词的期望并不是一致的。根据人们对相对词AB的期望,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AB都是期待发生的否定项,比如“不胖不瘦”,“胖”和“瘦”都不是人们通常所期待的,所以“不胖不瘦”呈现出积极意义。

第二类,AB都是期待发生的肯定项。比如“不中不西”,“中”“西”是人们所期待的,所以“不中不西”呈现出消极意义。

第三类,AB一个是期待发生的肯定项,一个是期待发生的否定项。比如:“不冷不热”用在喻义通常指称某个人的“态度”,态度热情是我们期待发生的事情,态度冷淡是我们不期待发生的事情。

那么如何解释“不冷不热”隐喻后,语义偏向“冷”,呈现出消极意义呢?沈家煊(1999)提出“社会性的褒义词对‘礼貌原则’特别敏感是很自然的。”

参照Brown&Levinson(1978),沈家煊(1999)把礼貌原则简单描述为“礼貌原则:对言语进行评价,尤其是评价人的社会行为时,对坏的要说得委婉,对好的要说得充分。”出于礼貌原则,人们否定褒义的“热”,隐含着“冷”,否定贬义的“冷”,隐含介于褒贬之间中间的意思。正是由于这种褒贬义词在否定范畴中的不对称状态,促使“不冷不热”语义偏向“冷”,呈现出消极含义。

### 4. AB是相反词

沈家煊(1999)认为相反词“如果在‘不A不B’格式里,有的没有意义,如‘不正不反’‘不真不假’‘不开不关’,有的表示一种特殊的不满意,例如:你这打扮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这死不死不活的局面真叫难办。他做学问不中不西,中国和外国都不精通。”

其实不真不假、不开不关虽然没有特殊的贬义色彩,但是也有很明显的消极义,也就是说它们经常用在消极的环境中,例如:

(14) a. 百元大钞为何不真不假——银行提醒市民:应提防“混合币”。

b. 电脑总死机,不开不关的,运行不好。

(a)句不真不假的百元大钞还是假币。(b)表达了电脑依然开着,没关,但是运行不良。我们依然可以让这些短语充当谓语,后面补足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价性短语,验证它们的消极义:

(15) a. ?百元大钞不真不假,让银行开心。

b. \*电脑不开不关的,运行良好。

其实相反词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沈家煊(1999)提出相反词的“相反可能有程度问题,有的是绝对的相反,例如一枚钱币的一面要么是“正”要么是“反”。但是“男”“女”相反只是就通常情形而言,因为还有个别两性人存在。……这说明相反是一种主观上的认识,客观上不见得就是‘非此即彼’”。比如:我不会刻意看别人写的杂文,因为一个事情它总有一个观点,观点一共就三个,正方,反方,还有不正不反的中立,任何事情都是这三个方向,如果我看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会情不自禁地受影响。(韩寒受访)这句话在韩寒的主观观念中,“正”“反”就不是相反词,而是沈家煊说的相对词。

也就是说把相反词填入“不A不B”结构中,整个结构就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消极意义,比如:不公不母,不死不活,不真不假等。如果相反词进入“不A不B”结构中,整个结构没有消极意义,那么这个相

反词在说话者的主观观念里,一定已经变成相对词了,比如:

(16)风吹过来,门不开不关的,刘孝德静静地躺在床上。

那么为什么相反词进入“不A不B”结构中,会产生消极意义呢,其语用认知机制是什么?

第一,从短语的字面意义上看,对相反词同时进行否定是一种反逻辑行为,因为相反词是“非此即彼”的。比如就“死”“活”而言,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不是“死”就是“活”,所以“不死不活”的状态客观上是不存在的。

第二,在语用上,格赖斯(1975)在《逻辑与会话》里针对语言运用中的合作原则提出了四条准则,其中一条就是“质的准则”,要求交谈双方所说的话力求真实,不说自知虚假的话。因此相反词“不A不B”一方面反逻辑,一方面又要遵守质准则,力求真实,这势必在说话双方心里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既然在短语字面上无法由真值逻辑排解,那么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一定会有主观的语义偏向:语义偏向A或者B,比如在现实运用中,如果我们指称某样事物“不死不活”,这样事物其实并没有“死”,而是依然“活着”。

第三,格赖斯(1975)的合作原则还包括“方式准则”,就是说话者要“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尤其要避免晦涩,要简练,有条理,避免歧义。”既然相反词“不A不B”格式有语义偏向存在,人们为什么不直接讲A或者B,而说“不A不B”呢?这样表达既晦涩又容易产生歧义,十分明显地违反了方式原则。格赖斯(1975)还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严格地遵守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和次准则。当说话人违反了这些准则或次准则的时候,听话人就迫使自己超越话语的表面意义去设法领悟说话人所说话语的隐含意义。”根据这段话,我们倾向于认为“不A不B”格式整体一定表达了其字面之外的会话含义——强烈的不满意和明显的消极义。那么为什么相反词“不A不B”格式的会话含义会倾向于消极义呢?

第四,在“不死不活”、“不开不关”等短语中,人们大多数时间都期盼事物是“活”着的,不期盼事物是“死”的,期盼电脑是“开(运行良好)”着的,不期盼它是“关(坏了)”着的。这符合人之常情。而在“不男不女”等短语中,“男”“女”都是正常的性别范畴,同属于人们期盼发生的事情。根据第3节所说的心理期待和“礼貌原则”,相反词的会话含义自然就倾向于消极义了。

## 5. “不A不B”消极构式义的存在

根据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Fillmore, Kay and O Connor 1988; Goldberg 1995)影响语言的意义因素不仅是词汇,而且还有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一个句子不是一堆句子成分的堆砌,而是一个“完形”(gestalt),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一个句式结构里,各成分意义相加不一定能得出这一句式结构的整体意义。组成成分的意义固然对构式的整体意义有很大影响,但构式的整体意义也制约着组成成分的意义。

Goldberg(1995)对构式有个标准定义: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且C的形式或者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者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王辰松(2006)提出“构式意义既是语义信息,也包含焦点、话题、语体风格等语用意义,所有这些与构式的关系都是约定俗成的,是构式本身所具有的表达功能。”根据Goldberg的定义,我们来证明“不A不B”结构语用消极意义的存在。

首先,为了证明该构式,我们可以保持句子语义,改变格式,以显示该构式的消极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中完全预测,例如:

(17)a. 她唱歌的声音不男不女,很难听。

b. \*她唱歌的声音不男不女,很好听。

c. 她唱歌的声音和男的不同和女的不同,很好听。

(18)a. 这个姑娘对小伙子不冷不热,让小伙子很失望。

b. \*这个姑娘对小伙子态度不冷不热,让小伙子充满希望。

c. 这个姑娘对小伙子态度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让小伙子充满希望。

在例(17)中,(b)肯定不可以接受,(c)保持否定意义,改变语法格式,则可以接受。例(18)中,(b)消极义很强,肯定不可以接受。(c)保持否定意义,改变语法格式,消极义削弱,可以接受。

其次,有些“不A不B”格式已经成为凝固型熟语,无法改变格式,它们都呈现出消极义,比如“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文不武”等。

第三,在“不A不B”格式中,如果AB是褒义,其语义是“不AB”,呈现贬义,和格式义配对相同,在语用中表现出贬义,比如“干净”“清楚”被“不”字拆开变成“不干不净”“不清不楚”,都是贬义的。

而有些“不A不B”格式,AB都是贬义,按照真值逻辑推理,“不AB”应该成为褒义,但是由于格式

义和词汇义彼此压制,格式义凸显,语用意义表现为贬义,比如例(3)(b)中的“不呆不傻”和例4中的“不尴不尬”都呈现出贬义色彩。

最后,如果AB都是中性意义的,进入“不A不B”格式,按逻辑,中性意义在感情色彩上应该是零度概念,对零的否定,还应该零。按理,“不A不B”依然应该是中性意义,可是下列例子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消极意义,比如:“不红不白”“不中不西”“不方不圆”“不僧不俗”“不猪不狗”等。

当然“不A不B”格式中也存在很多非消极义情况,比如:积极义有“不屈不挠”“不胖不瘦”“不卑不亢”“不艳不俗”;中性义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醉不休”“不吐不快”“不见不散”“说不说明”“不输不赢”“不胜不败”“不赚不赔”。这些例子的存在是不是否定了“不A不B”格式的消极义呢?

## 6. “不A不B”消极构式义的固化过程

Glodberg(1995)对构式义的多义性作了专门论证,她提出“构式并非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意义,而是通常包括许多密切联系的意义,这些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家族。”她还认为“构式被看作是与语素相同的基本数据类型,因此构式自然像语素一样有多个意义。”“不A不B”结构由于AB之间关系不同,“不A不B”的构式不同。当AB之间是并列关系,“不A不B”格式才有可能产生消极义。而如果AB之间有时间上先后关系或者动词补充关系,“不A不B”构式就是假设意义,而没有消极意义,比如:“说不说明”的意思是“如果不说,则不明了”;“不见不散”的意思是“如果不见面就不散伙”的意思,其语义偏向“见”;“不破不立”的意思是“如果不破除,就不会建立”,其语义偏向“破”。

另外,构式语法还认为句子的意义来自构式义(constructional meaning)和词汇义(lexical meaning)的相互作用。如果构式义与词汇义一致,则两种意义互相加强。如果两种意义相互冲突,则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句子在概念上呈语用异常,另一种是构式义或词汇义占优先地位,从而消除冲突。这种意义冲突的消除被称为“压制”(coercion),Talmy(1998)把它叫做“转移”(shift)。我们知道“不A不B”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消极义的特性,当AB都是褒义词,或者都符合人们期待方向,“构式”消极意义和“不A”“不B”的消极义一致,语用上呈现出消极义特征;当AB一个是褒义词,一个是贬义词,“不A”“不B”一个有消极义,一个是积极义,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称的,认知语义偏向消极义,因此在“不

A不B”整体构式消极义和认知语义偏向的基础上,短语语用上呈现消极义;当AB都是贬义词,或者违反人们心理期待方向,“不A”“不B”呈现积极义特性,构式义就和词汇组合义产生了冲突,为消除冲突,在心理上彼此压制,或者词汇组合义占上风,如“不屈不挠”、“不呆不傻”的积极用法,或者构式义占上风,如“不呆不傻”的消极用法。

综上所述,句式义与词汇义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典型的词汇义对句式义的形成有贡献,但句式义又可以反过来赋予一些非典型词汇以构式义,也就是说“不A不B”格式消极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本文意义在于把构式化动态形成流程给描述出来,使“不A不B”构式义从机械共时描写转向动态历时描写。在认知心理期待和语用“礼貌原则”机制的作用下,“不A不B”格式存在构式消极意义。当AB都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不A不B”呈现强消极义色彩;当AB只有一方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候,“不A不B”呈现弱消极义;由于这两种情况的大量出现,词汇彼此组合临时形成的消极义,逐渐固定到“不……不……”格式中去,反过来又影响词汇组合。当AB都不符合人们心理期待时,“不A不B”构式义和词汇组合义产生冲突,大部分时候,词汇组合义压制构式义,“不A不B”呈现积极义,偶尔构式义会压制词汇组合义,“不A不B”呈现消极义,这也是“不尴不尬”“不三不四”等短语消极义形成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1] Cruze, D. A. Lexical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Adele E. Goldberg, 吴海波译, 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3]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4]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李勇忠. 构式义、转喻与句式压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第 2 期.
- [6] 严展松. 构式语法论要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第 4 期.
- [7] 周小兵. 析“不A不B”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 第 4 期.
- [8] 董秀英. “不A不B”格式的类化 [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教育科学) 2003 第 1 期.